

文化周末



主 编：吴昌勇
执行主编：陈 曦
邮箱：akrbwhzm@163.com
本版编辑：陈 曦
刊头题字：张思成

WEN HUA ZHOU MO



主持人：张思成

记者：什么契机促使您创作了《汉水长歌》？在安康所有文化符号中，为什么选中汉水作为代表？

李思纯：2019年10月，我接到陕西省歌舞剧院青年艺术家、国家一级编导张严老师的电话，他告诉我，安康市文广旅游局邀请他筹备一个大型民俗风情旅游项目，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创作团队，共同完成这个项目。

认识张严老师，基于2014年他在石泉执导的一台音诗画舞大型歌舞剧《秦巴水乡石泉十美》。当时，《秦巴水乡石泉十美》的文本初稿是西安易俗社著名编剧冀福记老师写的。编排之前，发现这个文本很多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不太符合当地的风俗民情，包括歌词、舞台话外音都需要进行二次创作。相关方面认为我散文创作的语言风格更接近陕南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就把话外音、歌词等部分再创作的任务交给我。这是我与张严老师的第一次合作。这一次的创作，得到了张严老师的高度认可。他认为在我的语言中，那种“淡淡的忧伤，浅浅的诉说”所蕴含的隽永情调，极具陕南特质，这恰是能调动他情感迸发，激发舞蹈编排灵感、思考和热情的部分。

正是出于对我行文风格的肯定，才有了再次和张严老师创作团队的合作。对于这个旅游演出项目，我和张严老师的想法一致。一是要展示安康地域文化，它必须是本土的、原生态的。同时，它又是大气的，而且是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能够不由自主地令人展望未来。这其中，必须有共通的东西作为串联起安康十大县区的情感纽带。所以，在诸多安康文化符号中，我们选择了汉水。

汉水是哺育了世世代代华夏儿女的母亲河。汉水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既是一部民族发展史，也是陕南文化发展史，更是一江两岸人民奋斗与变迁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水见证了一江两岸人民生活的兴衰，也见证了一江两岸日新月异的变化。

记者：《汉水长歌》经历了怎样的创作过程？

李思纯：2019年11月13日，我、张严老师和舞美老师刘海永与市文广局杨海波局长、鲍利老师等正式会面。先是一起聆听了张严老师对这一项目的创意设计，以及杨海波局长对打造精品项目的决心，对展示安康文化元素的初步构思和设想。这让我也看到了安康要打造这样一台高规格精品旅游演出项目的决心和信心。之后，我和创作团队其他成员在安康十大县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采风。采风完毕再次与市局领导、市群艺馆的骨干演员座谈，确定要选取的具有代表性和唯一的文化元素。在采风过程中，整个舞台展示的基调实际上已经在心里形成了，那就是要以汉水为主线，十大县区文化精品元素需要被串连起来的珠玉，用这些珠玉反映安康人民乐观豁达、奋斗不止的精神指向。舞台呈现效果必须欢快、干净，既要意境唯美又不失磅礴大气。

2020年1月11日，我与张严老师、编舞的邱涛老师、田燕老师一起在西安碰头，对《汉水长歌》的架构以及要表现的文化元素再一次进行了细致梳理。因为恰逢春节前夕，几位编导老师白天都有自己要跟的晚会节目，所以特别忙。通常他们忙他们的，我就在酒店房间里创作，写下对每一篇章的思考、场景设置。晚上和编导老师一起讨论，一小段一小段的过串。

通过与编导老师反复沟通，在西安近十天时间，基本上整个剧大的框架出来了，然后确定了每一篇章的内容以及表现形式。2020年4月10日深夜，剧本初步完成。记得当我把它发给张严老师的时候，他看完微信很快回了一句话，“李老师用实力证明了我的选择是多么正确。”我当时看到他那句话，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和兴奋。

难度较大的歌词部分在正式进入舞台排练后才开始修正。《汉水长歌》剧本中所要展现的地域风情歌曲包括紫阳民歌、情歌对唱、花鼓子、陕南民间小调等等。虽然在创作《秦巴水乡石泉十美》的时候也创作过歌词，但毕竟体量小，只有两三首歌。而《汉水长歌》歌曲部分体量大，全剧六个篇章，仅独立的歌曲就有六首。

说歌词创作难，是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词作者。它不同于写散文和诗歌，歌词既要考虑词意是否合乎剧情需要、还要考虑每一句词的意境之美、每一句是否押韵。可以说，每个字都要经过反复推敲。为了写好这些歌词，我到图书馆反复查阅陕南民歌资料。听说哪里有村民唱花鼓子，我就会去听去问。在安康创作期间，我住在酒店里，有时候一个晚上才创作出来的词，中午起来一推敲自己就否掉了，然后再重来……每一首歌词自己觉得差不多了再发给张严老师审，有时候我们团队的人也会在晚上排练完之后坐在一起探讨，大家各抒己见，氛围特别好。等六首歌词通过审核，连同每一章节简介也基本完善，实际上已到八月初，这时全部文本撰写工作才算结束。

记者：您感觉《汉水长歌》创作中的难点是什么？创作中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李思纯：写歌舞剧的难点在于，对于歌舞来说，我是外行。歌者也好舞者也好，是以肢体动作表情作为语言向外界传递情感。因为不懂这种表现形式，所以一开始张严老师找我创作文本的时候，我心里在激动的同时也是迟疑的，很没有自信。但这一项目，又是安康打造的精品文化旅游项目，一旦加入创作

一曲长歌诉衷情

访风情歌舞剧《汉水长歌》编剧李思纯

记者 陈曦



李思纯在《汉水长歌》首演现场

团队，就容不得你有迟疑和退缩。张严老师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市文广局领导特地与我单位协调，几次以抽调的形式保障我的创作时间，让我能够与编导一起探讨和沟通，充分了解每位编舞老师对于某一项文化元素如何理解，如何进行舞台呈现。

创作团队中，几位编导老师都是极富表现力的青年艺术精英人才，他们思维活跃，熟知各地民俗风情及其独特之处，可以随时随地翩翩起舞，感染并引领我不断丰富自己的艺术细胞，触发我的灵感。

创作中有难熬的日子，沮丧、崩溃都遇到过，就和小说写到最后写不下去了一样。有时候连续两三个晚上写不出自己想要的词和句。当然，也有很多很美好的令人难忘的时刻。

记得在第五篇章《锦上》结束的时候，当时张严老师想让衔接处有一个男女隔空思念的情感氛围渲染，而且必须让人一听就是安康的。我们想到了情歌对唱。因为是隔水的思念，安康风情又如此隽永，所以我认为歌词必须是唯美、简洁却又不失朴素语境的；而曲调里要有淡淡的忧伤，要有孤单的思念，就像山谷穿过的风一样，干净、空灵。

后来，一个晚上，我创作了称之为《安康恋歌》的这样一段歌词：

女：水清清 柳青青，风吹过城南的亭
玉兰花开的黎明，安澜楼下的小径
男：泉清清 苔青青，风拂过城北的灯
霞光消逝的黄昏，安澜楼上的风铃
合：在水一方的人啊看见了春天和爱情
男：风吹过也吻过白玉兰

《汉水长歌》是一部载负安康地域文化的情境融入式大型风情歌舞剧。从汉水源起，以汉水人家的生活变迁为主线，艺术地串起活跃在汉水两岸具有代表性的汉调二黄、紫阳民歌、小场子、草帽圈等民间艺术以及鎏金铜蚕、蜀河古镇、凤堰古梯田等地方文化名片。融歌舞与诗画为一体，分《生息》《赶春》《汉腔》《驱歌》《火花》《锦上》《永续》六个篇章，以巴山汉水之间一户普通人家为缩影，讲述一江两岸人民在祈愿“安宁康泰”背后有温度的情感故事。艺术呈现汉水人民耕种、捕鱼、采茶、缫丝、航运、祈福等生活场景，展现“秦巴明珠生态安康”多元文化汇聚的人文美景。

《汉水长歌》在创排过程中，已列入省委宣传部2020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省文旅厅2020年度全省20部重点剧目之一，省、市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并参加省第九届艺术节展演。《汉水长歌》在安康汉江大剧院首演后，一时好评如潮，此后将面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演出。近日，记者采访了《汉水长歌》编剧李思纯，听她讲述《汉水长歌》创作背后的故事。

女：风拂你也舞过我身体
合：爱情让我们幸福到哭泣
女：听吧听吧，啊——
合：当深夜悄然来临梨花打湿三更雨
女：听吧听吧，啊——
合：爱情成了琥珀里无法言说的秘密
女：你是否还记得安澜楼的黎明
合：你是否还记得安澜楼的黄昏
男：有一个温暖的人在细数爱的涟漪
清唱：恍如隔世

第二天晚上，等拿出和张严老师、田导、邱导一起讨论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特别是张严老师，他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首歌词，说这就是他要的感觉。特别是“风吹过也吻过白玉兰”“风拂过也舞过我身体”这两句，画面带入感强，能让人感觉到爱情特别美好。张严老师把这个词直接交给了作曲的杨晓强老师，还特别强调不要改。他甚至激动地和田导站上高凳子深情朗诵，一遍又一遍……

当作品得到大家毫无置疑的喜欢和赞赏的那一刻，真的很幸福，我也为自己骄傲。当然，后来因为时间关系恰好删掉了大家最喜欢的几句词。但是，创作带给我的这种欢愉却一直留在了心里，什么时候想起来都甜甜的。

记者：《汉水长歌》作为风情剧，要把安康代表性的文化元素都巧妙地安排在一起，是否有一定的困难，您当初是怎样构思的？

李思纯：在基本框架出来的时候，确定要展示的文化元素包括凤堰古梯田农耕文化、小场子、草帽圈、汉调二黄、酒歌、花鼓子、汉江水运、赛龙舟等十六个。有比较远古的，有比较现代的，如何把这些串联到一起确实比较难，人们生活的场景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也不同，但是这些展示的确是时代变迁的一个过程。所以最后，经过反复推敲，我设定开篇就叫《生息》，通过小姑娘的口交代给观众，我们要展示住在江边生活的一家人，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命运走向，映照的就是一个时代的发展。

如何设计一条主线把所有要展示的文化元素巧妙串联，这本身就是一个难点。因为这个剧作为旅游项目，既要面对安康本地观众，更多的是面对广大的外地观众，我们需要展示的是安康人民豁达、乐观、坚韧的一面，要让观者从中获得愉悦、感动，而不是晒辛苦。就故事架构的起承转合来说，一条线串起来的当然有悲情也有欢乐，有雅也有俗，所以在情节设置上的确费了很多心血。最后是借生活在汉水岸边的一家人，以他们之口，讲述生活在汉水之畔的喜怒哀乐、讲述跟随时代脚步一路前行的艰辛和收获的幸福——人们在壮丽的凤堰古梯田劳作、劳作之余自娱自乐的草帽圈、劳动中产生的爱情、丈夫为生计走水拉纤、妻子祈福酒歌作别、女儿们唱着花鼓子盼望一家团聚……这样的场景一幕一幕把我们要展示的东西串起来，最后呈现给观众的，就是一个有温度的汉水人家的故事。

当然，歌舞剧它不同于小说话剧能把每一场衔接得那么紧密和脉络分明。恰恰如此，每一场里设计了一些隐晦的场景，也可以称之为暗线，就像留白，带给观众自我想象的空间。

比如第二篇章《汉腔》，一开幕，是一个坐

在老屋门前饱经风霜的乡下老太太，她看着手中的旧物哼起苍凉的小调，“多久不见大天晴哟，多久不见咯旧人面哟！早上看不得走水汉哎，半夜听不得鸡鸭叫唤。隔河渡水翻个坡哎，望天望到咯莫奈何！”原生态小调饱含思念、伤感和无奈。接着她想起院子里斑驳的八仙桌，想起久远的一个人，她抚摸着桌子试图找回年轻时的记忆。这时场景中确实出现另一个儒雅的老先生，异乡归来的老先生看到了八仙桌，他在桌边徘徊，也想起年轻时跟自己恋人跳小场子的情景。追光这时候戛然而止，再换场景，是青春洋溢的两个年轻人站在八仙桌上跳着小场子……

开场两个老人的设置，是设想他们的回忆在时空交错中重合，而人并没能相见。具体到情节上，就是他们围着八仙桌转的时候，一个逆时针，一个顺时针……如果两个老人相见再站到一起回忆，就落入俗套了。同时，这个儒雅的老先生我们一直让他存在，在后面展示安康紫阳茶的环节又让他出来一下。这个人物的设置，其实就是追随时代变迁的一个见证。

至于接替两位老人站在八仙桌上跳小场子的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你可以想是老人年轻时的写照，也可以认为是老人回忆里一起看到的场景。舞台艺术呈现的张力也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上。

记者：您觉得舞台最终呈现达到了您创作时的设想吗？

李思纯：首演的时候，我坐在观众席上看，当时特别震撼，还有感动。序的时候，小姑娘独白一开口，我就有想哭的冲动。还有五省会馆的壁画，那一章节的舞美和情境表演堪称完美。包括姑娘站在花墙上唱欢快的花鼓子，到后来情歌对唱《安康之恋》，这些歌曲现场的效果也比我设想的要好。应该说，整场下来超出我创作时的期许。

但也有遗憾，因为时间关系，有些东西没有办法完整展现出来。比如说蒸盆子，我原先设想中，四周分布着零星的民房，还有杂乱无章的草木和荆棘。我曾经试图把这样一个地方与文学想象联系起来，颇像的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必须先期对它进行一个完整的构思，理顺各种人物关系，再去确定它的故事走向和整体布局。当来到机场建设工地现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迅速模拟出一个机场的初步形态。在尘土飞扬之中，精神便振奋起来，设想着未来的美好图景。后来知道了“一个障碍性的名词，这座巨大的土山，地质学家叫它膨胀土。膨胀土的定义是：富含亲水性矿物具有明显的吸水膨胀和失水收缩的高塑性黏质土。在阳光下呈现的那些巨大的龟裂缝隙，就是膨胀的日常表现。由于它的稳定性差，膨胀土是最不利于建设机场的，容易对土上的建筑物造成破坏。建设者要在短期内开挖三千万方膨胀土，解决高填方稳定性的世界难题，绝非易事。科技与智慧的双重力量，使这些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正值我国疫情的严峻时期，全体市民都闭门居家，即使有少量出门的人，也是小心翼翼戴着口罩。此时的机场建设工地，是禁区中的一片热土，建设者们正在这里挥汗如雨，日夜奋战。

乘坐飞机的乘客不知道机场建设的辛劳，也不知道它艰难的建设过程。因为这不是乘客的责任和义务。坐在飞机上的人们，往往怀着一颗好奇心，然后高高在上地评价机舱内的服务质量，它的正点率，它的舒适度，这是现代社会赋予给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但我作为对机场建设略知一二的人，是带着一份感情在旅行的。这份感情中，包含着对建设者的感激，以及对安康这个地域概念的自豪、自信与自恋。所以，抵达北京之后，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是乘坐安康到北京的飞机过来的。有人问：你们安康也有机场了？我说：是的。不仅有，而且感觉很好，就连空姐都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空姐！朋友说：下回我们组团去你那里。

安康与机场有着解不开的结。这个结类似一个带着伤痛的历史缘分。最先是东坝机场，1933年动工，1935年春建成，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乘坐定制专机来安康视察，为东坝机场首次起降飞机。但是，该机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跑道建在汉江河畔，与汉江成平行，辨识度不高，容易让飞行员将汉江当做跑道，据说援华抗日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飞机就陷入河滩之地。再加上机场设备简陋，地势较低，排水不良，土质松软，不能保证飞机安全起降，不久便废弃了。接下来就是安康五里机场，始建于1938年，为军用机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空中前哨。1960年重修并组建民航安康站，1964年正式开通安康—西安航线，1986年因适航机型淘汰停航。1993年机场扩建，1995年机场复航。可见，在安康机场的建设上，断断续续地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卡在安康人心头的，是一个残缺不全的蓝天梦。

其实，中国没有机场的三四线城市很多很多。安康没有新机场的时候，我们没有嫌弃过，但我们很羡慕那些有机场的大城市。富强机场建成，圆了安康人心里的那个梦。现在，我们应该热爱它。新机场的意义，不是单纯的现代交通问题，而是在安康发展道路上多了一个助跑环节。所以，在安康起飞的，不只是飞机，是百万安康人民精神高度和生活质量的整体提升，也是拉升安康社会经济迈向新高度的一个巨大引擎。



《汉水长歌》剧照

张世虎 摄

起飞的不仅是飞机

李春平

十一月四日，我乘坐了安康飞往北京的航班。以前的日子，恐高症一直是我拒绝飞机的唯一理由。但是这天，乘坐北京航班，并非是别无选择，而是怀着某种莫名的期待。去北京的交通工具很多，选择飞机，对一个有恐高症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冒险。就我当时的心情而言，就是想用这种冒险行为，去检验我将要获得的价值设定。

当飞机拉开引擎的时候，我开始激动起来。飞机滑翔一段时间，徐徐离开地面，渐渐升高。按照以前乘坐飞机的体验，此时此刻，我应该感到害怕了，是那种莫名的、高度紧张与心跳加速，只有恐高者才会有这样的感受。专家说，恐高症来自与生俱来的自我防御机制，一旦进入高处，就变得特别脆弱，无法驾驭这种高度。奇怪的是，这天晚上“历史并没有重演”，恐惧感完全消失了。我坐在第一排临窗的位置，视角极佳，目光就自然向下。在低空的时候，目光是视察式的，略望式的。升高之后，便成了俯瞰，再成了鸟瞰。视角的不断变化，心中便荡起涟漪。试想，自己生活的家园，平时那些散步、购物的地方，那些由灯光组成的影像，无论是马路还是高楼，无论是车辆还是草木，统统都在身子底下了。以前，我们坐飞机，总是在鸟瞰别人的城市，欣赏他人的故乡。现在，轮到我们自己审视自己了。于是，我在天上知道了自己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尽管它是一片模糊的空间形态，尽管我无法找到自己家的确切位置，可寻找的目光是坚毅的，真诚的，热切的，充满了脉脉温情。对家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的空间探索，恰恰表达了我们对方山水的眷恋。当我们在高空找不到家的时候，依然会坚定不移地认为：下面一定有我的家，就在那万家灯火之中。

今年通航的安康富强机场，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民用机场。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个机场从举步艰难的搬迁之始，我就接触到它的基础信息。在拆除与发展之间，在乡愁与迁移之间，充满了复杂的情感纠结。那时候是满山黄土，四周分布着零星的民房，还有杂乱无章的草木和荆棘。我曾经试图把这样一个地方与文学想象联系起来，颇像的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必须先期对它进行一个完整的构思，理顺各种人物关系，再去确定它的故事走向和整体布局。当来到机场建设工地现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迅速模拟出一个机场的初步形态。在尘土飞扬之中，精神便振奋起来，设想着未来的美好图景。后来知道了“一个障碍性的名词，这座巨大的土山，地质学家叫它膨胀土。膨胀土的定义是：富含亲水性矿物具有明显的吸水膨胀和失水收缩的高塑性黏质土。在阳光下呈现的那些巨大的龟裂缝隙，就是膨胀的日常表现。由于它的稳定性差，膨胀土是最不利于建设机场的，容易对土上的建筑物造成破坏。建设者要在短期内开挖三千万方膨胀土，解决高填方稳定性的世界难题，绝非易事。科技与智慧的双重力量，使这些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正值我国疫情的严峻时期，全体市民都闭门居家，即使有少量出门的人，也是小心翼翼戴着口罩。此时的机场建设工地，是禁区中的一片热土，建设者们正在这里挥汗如雨，日夜奋战。

乘坐飞机的乘客不知道机场建设的辛劳，也不知道它艰难的建设过程。因为这不是乘客的责任和义务。坐在飞机上的人们，往往怀着一颗好奇心，然后高高在上地评价机舱内的服务质量，它的正点率，它的舒适度，这是现代社会赋予给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但我作为对机场建设略知一二的人，是带着一份感情在旅行的。这份感情中，包含着对建设者的感激，以及对安康这个地域概念的自豪、自信与自恋。所以，抵达北京之后，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是乘坐安康到北京的飞机过来的。有人问：你们安康也有机场了？我说：是的。不仅有，而且感觉很好，就连空姐都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空姐！朋友说：下回我们组团去你那里。

安康与机场有着解不开的结。这个结类似一个带着伤痛的历史缘分。最先是东坝机场，1933年动工，1935年春建成，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乘坐定制专机来安康视察，为东坝机场首次起降飞机。但是，该机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跑道建在汉江河畔，与汉江成平行，辨识度不高，容易让飞行员将汉江当做跑道，据说援华抗日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飞机就陷入河滩之地。再加上机场设备简陋，地势较低，排水不良，土质松软，不能保证飞机安全起降，不久便废弃了。接下来就是安康五里机场，始建于1938年，为军用机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空中前哨。1960年重修并组建民航安康站，1964年正式开通安康—西安航线，1986年因适航机型淘汰停航。1993年机场扩建，1995年机场复航。可见，在安康机场的建设上，断断续续地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卡在安康人心头的，是一个残缺不全的蓝天梦。

其实，中国没有机场的三四线城市很多很多。安康没有新机场的时候，我们没有嫌弃过，但我们很羡慕那些有机场的大城市。富强机场建成，圆了安康人心里的那个梦。现在，我们应该热爱它。新机场的意义，不是单纯的现代交通问题，而是在安康发展道路上多了一个助跑环节。所以，在安康起飞的，不只是飞机，是百万安康人民精神高度和生活质量的整体提升，也是拉升安康社会经济迈向新高度的一个巨大引擎。